

“大跃进”年代忆事

姜玉卉

我的家乡在京西百花山下，大石河畔的佛子庄村。1958年，与全国农民一样，完成了由互助组——初级社——高级社——人民公社的体制嬗变。接着，党中央制定了“鼓足干劲，力争上游，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”总路线。全国各地又掀起“大跃进”、“超英赶美”的高潮，中国要提前进入社会主义了。

当时，我正读小学五年级，除了上学，生活、劳动也完全融入了这场“大跃进”的运动之中。在诸多新鲜事中，给我印象最深的，首当吃饭集体化，生产队办食堂，吃饭不要钱。这是亘古未有的好事，真是天上掉馅饼，天天吃大米、白面。要知道，吃食堂前，农民吃的是玉米粥、窝头、红薯。当地产粮不够吃，凭政府发的购粮本到粮店买东北玉米。吃食堂后，生产队的马车三天两头从山外往食堂拉大米白面。当钟声一响，男女老少，高高兴兴，甩开腮帮子，大吃大嚼。队长说得好，这是毛主席、共产党给咱们打的铁饭碗，叫咱们社员提前过上共产主义好日子。说来也巧，本村有户祖传作炸油条生意的，正好在我们四队。入了社，不让作生意，每日参加集体劳动，祖传手艺要失传。大跃进，讲究解放思想，队长找其谈话，手艺传给食堂。于是，我们四队每隔3天，吃一顿炸油条。孩子们高兴得不等敲钟，早早地到食堂等候。当时，佛子庄村周边的初中、高小学生，都到佛子庄村来上学，他们随老师一起分别到佛子庄村四个生产队来吃饭，也不花钱。我就领着与我要好的同学到我们队来吃油条，他们高兴极了。生产队隔三差五杀只羊，羊肉丁打卤，白面压饴饽，吃饭的场面如办喜事那样热闹。和面、压面、担水、抱柴、烧锅灶、生面条下锅、熟面捞起、端面上桌，出出进进，男女老少，吵吵嚷嚷，嘻嘻哈哈。其中，叔侄、叔嫂免不了取笑逗哏、打情骂俏，热闹非凡。

北方冬至节，讲究吃饺子。生产队杀了一口猪，猪肉剁馅加大葱，白面皮包饺子，往日过年也难吃上肉丸馅的饺子。妇女们包的饺子有元宝形的、小猪儿形的，尤其是鹅鸭形的，更吸引孩子们，逗出了口水。一位老爷爷，端着一锅拍儿饺子，边下锅边对孩子们说：“东边来了一群鹅，噗咚、噗咚跳下河，两支牙门棍，夹着进了窝。”说完问是什么呀？孩子们高兴地大声回答：“饺子”！随之一阵欢笑。捞饺子的箬篱都是各户拿来的，直径小的捞得慢，不少饺子都煮破了。端上桌，孩子们争抢着肉丸馅吃，将面甩到盆外，受到队长一顿训斥。饺子熟得慢、吃得快，人又多。队长当机立断：愿意回家煮的，按人口分饺子，自己煮，快吃，不要误了下地干活。

农村“一大二公”的优越，集体食堂吃饭不花钱，大米白面敞开肚皮吃，使城

市户口的人很是羡慕。村里 30 多户城市户口的矿工家属，主动提出“非转农”，批准后，将家里的存粮交到食堂，全家也加入了吃饭不花钱的队伍。还有两户解放前就落户北京，解放后有正式工作。回老家一看，社员生活比城里还好，动了心，辞了工作，举家还乡，其中，就有我的堂叔。没想到，大米白面吃了不到一年，就变成喝菜粥了，稀粥能照见人影。我饿的时候，就问父亲，不是说毛主席、共产党给咱们打的铁饭碗吗？要让我们天天吃大米白面，怎么说了不算数？父亲生气地斥责我，小孩子知道什么，到外边别瞎说。长大了才知道答案。

其次，给我记忆深刻的是大炼钢铁。党中央提出全民大炼钢铁，土洋结合。于是，在县、公社两级指导下，村里从每个生产队抽调 10 个壮劳力，在村东河对岸的大沙地上，建了 6 个 3 米多高的土炉子，炉旁安一架风箱。从社员家收集来的碎铁，放在炉子里，炉下烧柴和煤，等碎铁溶化，流出来凝固，沉沉的，黑黑的，认为就是钢铁了，实际是铁和煤的混合物——铁焦子。社员哪有这方面的知识，凭着跟党走的热情，日夜奋战，白天烟雾升腾，弥漫山谷；夜晚灯火通红，人影摇曳，干劲冲霄汉。我们中、小学生也积极参战，在辅导员的组织下，组成两个少先队服务小组。一组送水，一组收废铁。我在送水小组，家里没有暖水壶，我提一个大铁壶送凉白开。见拉风箱很好玩，因为 4 个年头村里还来一次河北省铸犁铧的。他们拉的大风箱呼哒呼哒很吸引我。这回我要亲手拉几下风箱，体会一下感觉，开始一推一拉总是急茬的，不合拍。几分钟后，随着前后腿脚虚实交替，手随身子前后一推一拉，节奏感有了，三个人形成合力，效果很好。收废铁小组成员，每人扛一只荆条篮子，走街串户收废铁。有一个单身汉，家里没有废铁，吃食堂，不用做饭。把原来做饭的小把儿锅砸了，支援大炼钢铁。受到大队干部的表扬。烈属姜振木抗日战争时期，送儿子当八路打鬼子，儿子牺牲在战场。他说炼钢铁，搞建设也要尽一份力量。于是，屋里院内到处翻腾，家里所有的废铁全装进学生的篮子里，扛到炼铁工地。几十个壮劳力，在土炉前折腾了半年多，也没炼出真正的好铁来，向上级虚报的数字可不小。真正受损失的，是建土炉占了五亩好口粮田，再种地，还得花很多劳力收拾。后来，食堂垮掉停办，恢复各家起火做饭。砸了小把儿锅支援炼铁的单身汉，又得到供销社买新的小把儿锅了。

第三个给我记忆深刻的是兴修水利，深翻土地，种实验田。“水利是农业的命脉”，旱田变水田，提高产量，是无疑的，但要讲究科学。佛子庄村西有一个大平台叫西大地，有耕地二百多亩，最大的地块 30 亩，20 亩的地块有 5、6 个。地块平坦整齐，适合整畦种水田。西大地向西 1000 米是红煤厂的阴凉河，50 年代，大石河水充沛。公社、村两级领导决定引阴凉河水灌溉西大地，旱地变水田。上级奖励一台 35 马力蒸汽锅坨机，村里动用 100 个壮劳力修 1000 米引水渠。正是冬季，天寒地冻，工程进度慢，决定中、小学生每周一天支援修渠工程。师生带上工具，打着队旗，步行 8 里来到工地。实际上，师生干不了什么活儿，只是充个人数。渠址在南山根阴处，整日不见太阳，刺骨的河风，吹得脸如针刺，伸不出手。本来沙浆河滩不好挖，又冻得邦邦硬，壮劳力一镐下去，

震得虎口生疼。师生们抄着手，跺着脚，在渠边打转转。有人捡些干柴，放在活地儿烧一烧，化一点，挖一点，进展很慢。

虽然天冷，活不好干，但这是政治任务，师生无怨言。劳动间歇，歌声此起彼伏，自编小节目为社员演出。经过一冬一春的奋战，水渠修成。春种之前，又掀起深翻土地运动。我们五年级参加了深翻土地劳动。要求深翻 5 尺，一边深翻一边用棚粪一层层地铺。种的秋玉米长得壮实，收获颇丰。到秋分节，砍倒玉米，耕地整畦。县、公社、村三级决定大搞小麦实验田，创高产，放卫星。试验田有三块，每块一亩。县级领导记不清是哪位了，公社领导是魏天相，村级领导是我父亲（当时任支书兼社主任）。每人一亩，实验密植，前面两位领导的地块，每亩下种 200 斤，父亲那块下种 70 斤。我听父亲说过，本地种冬麦，白露早、寒露迟，秋分下种正当时。秋分头下种 18 斤，秋分中下种 20 斤，秋分尾下种 22 斤。父亲这块实验田下种 70 斤，心有余悸。两级领导批评父亲思想保守，跟不上形势。记得种的小麦品种是白麦、高秆“农大 139”。麦苗长到尺来高时，绿油油发黑，煞是喜人。长到 2 尺高时，开始倒伏。于是，在畦两头插木棍，麦垅两侧用草绳拦上，防止了倒伏。旧的矛盾解决了，又出现了新矛盾。由于过度密植，下种 200 斤的地块麦垅里进不去风，麦苗烂根，出现死苗。技术员指导间苗，因苗密，苗根盘根错节，缠得太紧，无法间苗，一拔，苗全部出土。有人提出用手摇喷粉器向麦垅里吹风，实验也不行，人不能 24 小时不停地手摇喷粉器。再者，吹风会降低土壤温度，不利麦苗生长。结果，一周内二块试验田的麦苗，除了畦两头有站着的，其余全部烂根、倒伏。我揪了一篓回家喂猪，猪都不吃。最后，二亩地抢栽了麦茬白薯。父亲那块实验田，尚能间苗，拔去多半，余下的麦苗生长良好，麦秋单收单打，过称 446 斤。

第四个是造林运动，给我的记忆也是深刻的。农业发展纲要提出：农林牧副渔，全面发展，是无可非议的，关键是扎扎实实地去落实。植树造林，绿化山区，不能当作口号。但“大跃进”时期，在造林运动中，搞了形式，走了过场，年年造林不见林，浪费了多少人力物力，无法计算。记得每到春节，从大年初二开始，带上工具、干粮上山挖鱼鳞坑。我至今还留恋当时的场面。在一面坡上，男女老少散开，按白灰点确定的坑位干起来。虽是天寒地冻，但人人热情高，干劲足，挥动镐头。有人来了情趣唱几句山邦子给大家鼓劲，有人讲个逗人的笑话，乐得学生们前仰后合，欢声笑语解疲劳。中午，生堆柴火，大家围一圈取暖、烤干粮。在山上吃饭，也许是因空气好的原故，就是吃窝头、咸菜、喝凉水也香。一冬天，七坡八岭挖了成千上万个鱼鳞坑，将数字上报了事。春天忙着种地，鱼鳞坑闲置成了摆设，远远望去，也很好看，名字没起错，坑坑匀势，真像鱼鳞片，成了山区的特色景观。然而，经过五、六年后，雨水冲刷，羊的蹬踩，鱼鳞坑也就没了踪影。

1958 年秋后，公社组织 2500 人，耗时 2 天时间，到北峪沟大兵团造林。发动社员、中学生、小学生（5、6 年级）、公社机关、商店、卫生所都要参加，声势空前。我们佛子庄小学是午夜 12 点钟出发，顺着磕磕绊绊的河滩石子路向

东行进。开始，一路兴致勃勃，过了黑龙关村，西班各庄村，然后向北进了北峪沟，很多同学有些疲倦，困劲儿也上来了。步履不整，迷迷糊糊，头重脚轻，有人头撞在前面同学的后背上。老师不断给大家鼓劲，讲笑话提神。20里长的深沟，两侧是黑黑的山头，静静的，只听见脚踩石子的声音。这是我第一次走长距离的路，又是黑夜，感觉时间过得慢。一路问老师还有多远，快到了吗？突然，听到报晓的鸡叫，抬头见两侧的山坡上有光亮，老师告诉我们到了陈家坟村了。再往前走，天空出现了鱼肚白，到了白湖，天大亮了。又拐了不知多少弯，在一个三叉路口，队伍停下来，先到的在周围坡根黑压压地坐着，几十杆红旗随风飘扬。陈家坟、北峪村离此最近，他们敲起了锣鼓，迎接我们远道而来。公社机关人员在石头上、岩壁上贴起了标语，红、粉、绿色特别显眼。7点钟，各村队伍都到了，公社书记魏天相站在一块大石上讲话，接着一位领导带领大家高呼口号：“总路线万岁”“大跃进万岁”“人民公社万岁”“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”“植树造林，绿化山区”“人定胜天”“超英赶美”……然后，各村带领劳动大军上了山坡，按事先撒的白灰点大干起来。中午，大家围坐在一起，啃从食堂统一带的豆腐头。这时，供销社的售货员背着小商品（香烟、火柴、糖果、手绢、毛巾等）服务到田头，可惜人们穷，口袋里没钱。我心里想：来不来没劲，怎么背来怎么背回去，来回一般沉。售货员吆喝了几声，见没人上前，悻悻而去。诊所的医生背着红十字药箱来了，大家老远就上前打招呼，医生马上过来免费给大家挑手上的血泡。用红药水擦拭手上的划伤，很受群众欢迎。太阳快下山时，生产队的马车运来成筐的豆腐头。告之是今天的晚饭和明天的早饭、午饭，明天晚饭在西班各庄村吃。我们每人拿了6-8个窝头和一大块咸菜。我以为在山上过夜，和几个男同学选好了山窝窝，找了很多干草预备铺在身下睡觉。这时，父亲和杨振成校长走来。告诉我们，学生全部到滴水岩村睡觉。我们集体来到村外的泉水边吃饱喝足，然后分配住房，小学生睡在炕上。住户大娘怕我们着凉，还将土炕烧得热乎乎的，我们12个学生和衣侧身而卧，也许是又累又困，一觉睡到大天亮。起床号一响，爬起来，草草吃几口窝头就咸菜，又开始上山挖鱼鳞坑。下午4点钟，结束了两天的战斗，人们鱼贯走出北峪沟，傍晚在西班各庄村吃了一顿热饭。在村前空地上用席子围了一个临时台子，由公社领导主持召开了总结大会。最后，向各村奖励劳动工具，中小学生学习奖励铅笔、橡皮。我代表佛子庄村小学上台领奖。

后来了解，当年挖的树坑，只有土厚的种了一些核桃，杏核树，长出的树苗没人管理全荒死了。

姜玉卉：河南中学退休教师